

儿时居住的卫门口大院，有一棵大梧桐树。

梧桐树是大院最早的“居民”。谁也说不上梧桐树的来历，连大院的原主人吴爹也说不上。有人说，是鸟儿从卫门口街行道树上衔来了树种。那，行道树是何时栽种的？又没人说得上。只记得那时，梧桐树遍布安庆各街各巷：夏天，绿叶遮天蔽日；秋天，黄叶满街飘舞。而我更愿相信另一种说法——梧桐树是卫山头“卫士”的后代。卫山头自元代便是“安庆卫”的重要军事防御地，山上梧桐蓊郁，利于隐蔽，犹如卫士守卫着山头。卫门口则是卫山头的关口。元末，朱元璋、陈友谅、余阙曾在这里展开激烈的夺城战。那卫门口大院的梧桐，应该是经历过战火的英雄。

梧桐立在大院正中，不偏不倚，像一把巨伞庇护着院中七户居民。树荫下，女伢子跳皮筋、踢毽子，男伢子打弹子、摧跛子，脆嘟嘟的嬉闹声随着风撒欢儿，撞在墨绿浓荫的树冠上，秋千般荡来荡去；星空下，吴爹坐在凉床上，摇着一把芭蕉扇，哼起了黄梅戏。伢子们一窝蜂围上去，缠着他讲《天仙配》。听着听着，就把梧桐当作“做红媒”的槐荫树，想象它现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，笑纹一颤一颤地开口讲话：“董永诶——我来把你做红媒”。我们也爱听鬼的故事，听得心惊肉跳，梧桐森森地伸着手臂，树叶一动，我们吓得抱成一团：“啊，鬼来了！”一边害怕着，一边忍不住要听。

秋天，梧桐叶簌簌地落。叶子黄褐色，弯曲得像一只载着梦的小船，船舷上长着两粒美丽的梧桐籽。姐姐和我，一人拿竹竿打，一人拎竹篮接。梧桐树像被挠了咯吱窝，呵呵地笑，笑得梧桐

八月的一天上午，驱车花桥横岗。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这里举办。

车停横岗社区。脚下是顺势曲幽的沥青村道。抬眼，暗红色立面、错综呼应的乡村创客中心、乡村美学馆、鸠兹十二工坊、乡创人才公寓、返乡创业培训中心，掩映在绿植之中、蓝天之下，抢眼而不失谐和。

走村户，穿稻田，览果园，采乡风。八月的阳光，灿灿地抛洒，明丽而热烈，是此刻的横岗让人从肌肤到心房同步感应。视野开阔，大地丰腴，传统乡村的形态，农业文明的本像，宏大的场景与精微的细节，在这里相互映照，共同托举起“和美乡村”的意韵。风从远处的鸠兹湖，带着菡萏的馨芳，一路漫过来。漫过金色的田野，金色的谷穗随风赋形，兴奋地演示出风一直藏而不露的情态；漫过玉米地，玉米的肢腰禁不住挠痒，在风中笑得乐不可支花枝乱颤；漫过果园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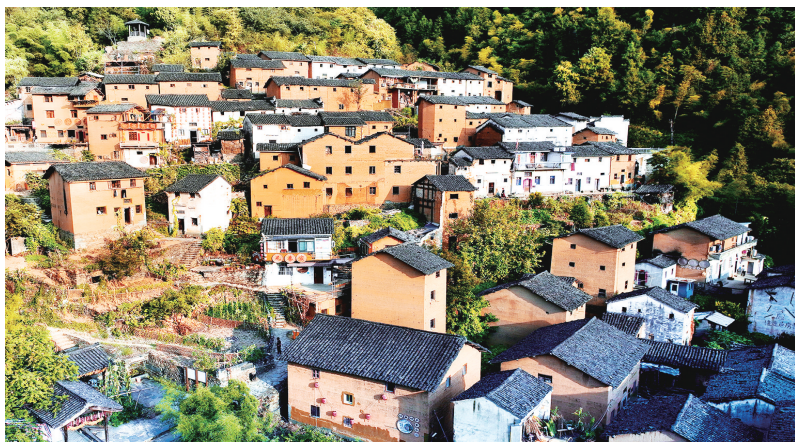
又一只成熟的果子，敌不住风的赏恋，惊慌失措，从高高的枝端悠悠跌落，让隐形草丛涎涎已久的野兔梦想成真；漫过瓜地，瓜叶裙袂般翻飞，揭露出西瓜隐藏的秘密，瓜农从头上摘下草帽，



◆ 安庆碎影

大院梧桐

胡 静



山中秋色 李海波 摄

籽泪珠子般叭叭地落。妹妹拍手叫：“下雨啦，下雨啦！”母亲把梧桐籽洗净，晒干，炒给我们吃。算不得美味，但别有一股特别的清香。

鸟儿雀跃在树梢，欢快地对着大院人啁啾，或行走于庭院之中，旁若无人地觅食。日复一日，它们与大院人相遇而安，一起在阳光下打理各自的生活。

在大院，春夏，人们在鸟儿的歌声中醒来；秋冬，“哗哗”的扫落叶声则成了大院人的起床号子。

吴爹和吴奶，一个挥着大扫帚，一个拿着簸箕。他们把堆成小山似的落叶点燃了，大院弥漫着一股呛人又馨

香的草木烟气。不一会儿，一家一家的炊烟升起了。吹烟在大院上空碰面，然后缠抱在一起飘远了，又丝丝缕缕地进入每一户人家的每一口锅底……

吴爹、吴奶好！背着书包的伢子们脆生生地叫。

好好学习！吴爹、吴奶笑。

对于吴爹、吴奶的身份，大院人一直讳莫如深。大人不提，也不许小孩问。只记得每逢那位梳着二刀毛子、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主任来大院通知人开会时，吴爹就拄着拐杖，搀着小脚吴奶，一人抱一块牌子，出了大院。而大院人请假的请假、生病的生病、出远门的出远门，没人去开会。

◆ 边走边看

花桥的丰收季

罗光成

卷捏在手，象征性地扇呼两下，心满意足地瞥一眼遍地碧绿的西瓜，对着来风，深深吸一口，好风，好风！

这些平日素常的瓜果、山芋、秋葵、板栗、毛豆、青椒，还有草木，在花桥，在横岗，仿佛都不再平凡。它们集体上场，它们集体追光，它们搏动着生命的节律，它们骄傲地把“丰收在望”的喜悦内涵，动人地呈现在这块徽风皖韵的乡村沃土上。

村合作社的电动观光车，时而在原野上穿行，时而在村舍前停驻。我们也随着时而在稻浪里游弋，在花丛间隐忽，时而走下观光车，把眼前乡村的风貌故事，细细探访，用心体察。我看见，智能灌溉泵站精准确认着用水需求，精细滋润着禾稼。太阳能气象测报台，身姿笔立，胸怀云天，守护在田垄上。七八个农学专业的大学生，从乡创人才公寓，来到田间地头，取样，检测，做着试验记录。他们采下一穗稻粒，放在手心搓几搓，凑近唇边吹几吹，抿在嘴里嚼几嚼，眯眼蹙眉，凝神品鉴一番，倏然睁开眼，相互用力地点点头，笑意在彼此的脸上骤然阳光般浮漾。我看见，几位老人，聚在一排白墙黑瓦房舍横头的大楝树下，开心地抹着纸牌。老人底气十足的样子，说，这是我们的老人公寓，你

们可以进去看看，好住着呢！又努努嘴，向着不远处修葺一新的楼房，喏，那就是我原来的房子，租给村里的合作社了，给我九千块钱一年，合作社统一装修成民宿对外经营。又一个老人抢过话头，说，合作社建了这个老人公寓，再租给我们住，租金一千块钱一年，一反一复，照样都是住，手里就变戏法一样多出了八千块。老人说着趁空腾出手，拇指与食指张开成八字，在我们面前悠悠晃晃。我看见，村办的鸠兹湾乡村供销社，稻米、菱藕、粉丝、芝麻、鸡蛋、花生，各色乡村土产，摆满了橱窗，堆满了货架。游人进出穿梭，口中啧啧，眼里放光，一通扫货，手机支付，货物往电商柜台一丢，说一声“快递”，留下地址与手机号码，转身甩手而去。我看见，鸠兹工坊，从土特产包装设计，到文创生活装点，从“太阳花”发卡，到“月亮神”匙环，从“夏老爹”纯芝麻油，到鸠兹湾“柿柿如意”摆件，色彩斑斓，眼花缭乱，剔透玲珑，数不胜数。艺术的创意，让朴拙的乡土瞬间散射出奇妙的光芒，锁住了人的脚步，牵动着人的念想。我看见，风情万方的民宿，原来就是普通村舍被创艺嫁接，视觉的几何变形，天际线的柔情分割，令远道的行旅，暖意顿生，怦然心动。每一个

傍晚，又见他们相搀着，抱着牌子颤巍巍地回来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大院又响起“哗哗”的扫地声。

梧桐叶落了长，长了落。年复一年。“人是活不过一棵树的。”吴爹常这样说。

然而树，却没活过人。大院拆迁，老墙轰然倒塌的时候，梧桐树也跟着倒下，钢齿咬进刻满记忆的年轮，锯断绿色的灵魂流乳白的血。大院人都散了。但我笃定，梧桐从此长在了大院人的心上。

“不知大院那些人怎么样了？”那天，一大家人在爸妈家团聚，我突然很想他们。

“吴爹爹、吴奶奶在大院拆迁后，就双双去世了。大院是吴爹爹新中国前夕带着他的团投诚时，连同金银财宝一并献出来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多好的老人啊！”母亲轻叹，“大院的卫生多是两个老人打理的，秋扫落叶冬铲雪，夏天洒井水……”

我们姊妹仨也忆起吴爹给我们做过光溜溜的小木偶、铜钱底的鸡毛毽子，吴奶奶每年送来一篮红艳艳的柿子。叹息中，我们又谈起了余妈。那年，奶奶病危。母亲为没有布票置办丧衣而发愁，余妈送来了布票。还有冯伯，为我家在外间挖了一个大壁橱，一家五口人终于不用挤在一间内屋睡觉了……

“老余夫妇双双去世了，老冯也走了，还有老朱，老王，都走了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泫然泪目了。

“人也好，物也罢，当他们在你身边时感觉不到，离开了才发现他们的好。”父亲感叹。

我说，不，大院人和梧桐树一样，长在了我们心里，枝繁叶茂。

不一样的庭院，最终都指向农业文明的内核，或芦苇，或紫竹，或石臼，或磨盘，或斗笠，或蓑衣，或马槽，或风铃，放慢脚步，放松身体，放下繁俗，放飞心灵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了！我看见，一路的旗帜，风展着“乡村厨艺大赛”，从各地风聚而来的乡村厨师，掩不住眼里的兴奋，正搬碟端盘，摩拳擦掌，预备着后天的大赛夺冠。我看见，数百名村民，成为在本村合作社务工的新一代农民，拿着每月平均三四千元的工资。土地水面流转、闲置房舍盘活，直接增收数百余万。我看见，昔日偏僻的横岗，引凤还巢，返乡人乡农民工、退役军人、大学生、科技人员，创办的20多家企业，紧贴三农，绿色低碳，风生水起，产销两旺。我看见，远处的缓坡，绿草如茵，几株花树，散点其间，饱满的弧线，被阳光幻化成海浪的动感。三四只帐篷，或已扎寨安营，或正撑开拼装。陪同的老朋友朱新根告诉我，那是露营地，待得星稀月朗，晚风悠悠，举头赏月，对影成三，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，多好！

是啊，多好！

硕大的夕阳，挂在了远天的树梢。漫天的火烧云，恰似乡村振兴壮丽的歌谣。一位老太招呼着追上来，把竹匾里的煮花生，一把一把，抓给我们，“才炒的，新鲜的嫩花生，你们城里难吃到呢”。我们看着老太太像母亲一样慈爱的目光与笑脸，接过花生，剥一颗，塞进嘴里，感受着词典里“乡村”“乡亲”“乡邻”的释义与温度，把花桥，把横岗，把中国乡村新时代的沧桑巨变，一路慢慢咀嚼，细细回放……